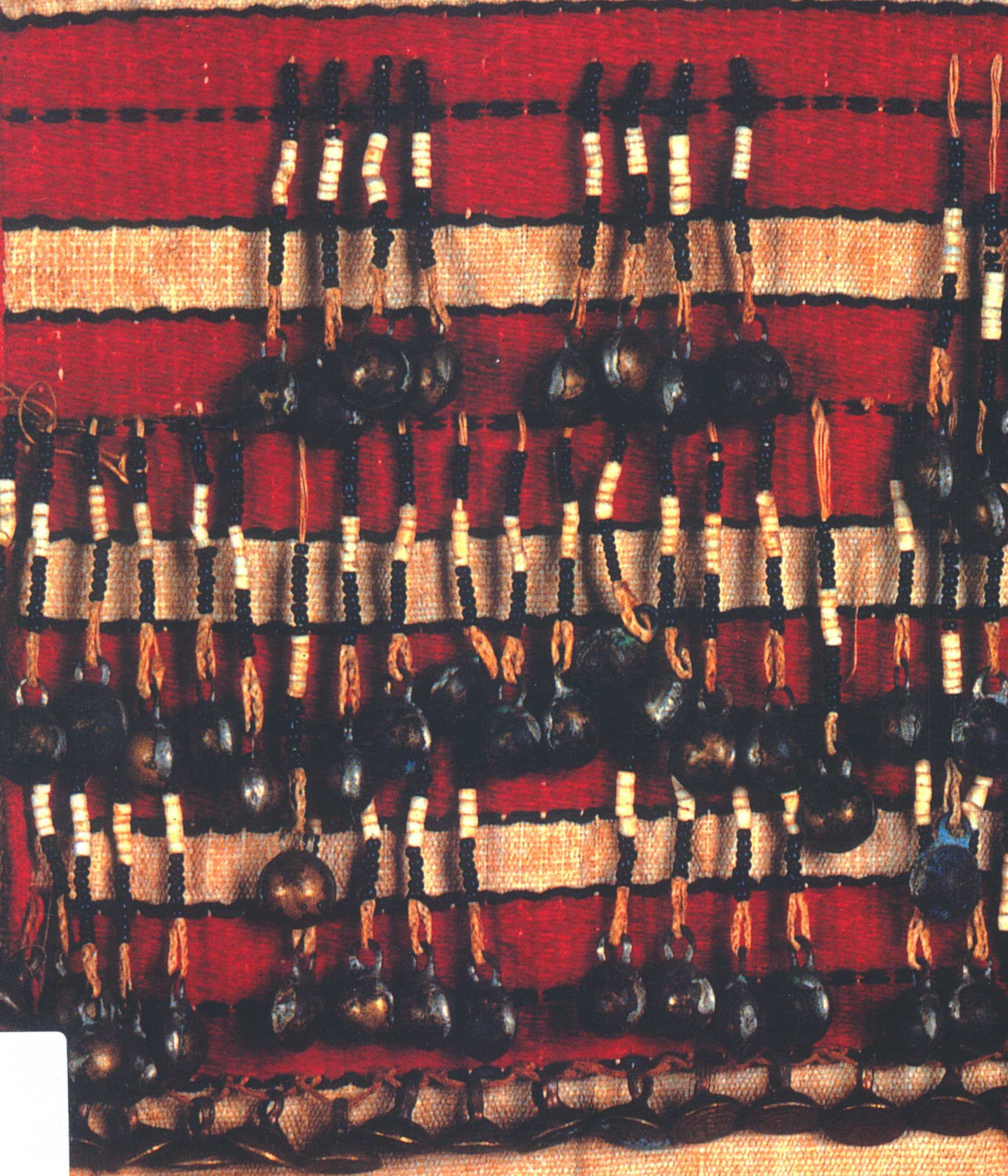


人類學家的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人類學家的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Guide to
Museum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北・南港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人類學家的博物館

發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主編：呂理政

助理編輯：吳玲玲 莊世瑩

美術設計：霍榮齡

攝影：林日山

英文顧問：卜道 (David Blundell)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

二刷：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承印：文盛彩藝事業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肆佰元

版權所有：翻印轉載需徵同意

GUIDE TO MUSEUM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Publisher: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Chief Editor: Lu Li-Cheng

Associate Editors: Wu Ling-Ling, Chuang Shih-Ying

Art Editor: Huo Rong-Ling

Photographer: Lin Jih-Shan

English Consultant: David Blundell

Publication Date: October 1988

Second Printing: June 2007

Printer: Wen Sheng Visual Arts Co., Ltd

Copyright © 1988 by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序言 / 莊英華	5
Preface / Chuang Ying-Chang	
人類學家與他的博物館 / 李亦園	6
Anthropologists and Museum / Li Yih-Yuan	
本館建置沿革	10
Brief Account of Museum	
●常設展示 Permanent Exhibitions	
台灣土著民族	12
Taiwan Native Cultures	
1. 台灣的史前文化	12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aiwan Culture	
2. 南島民族的移居	12
Migration of Austronesian People	
3. 平埔諸族的傳統文化	12
Native Cultures of Plains	
4. 平埔諸族的移徙及漢化	14
Sinicization of Native Peoples	
5. 高山諸族的傳統文化	14
Native Cultures of Mountains	
6. 台灣土著民族的變遷與調適	57
Contemporary Adaptation of Taiwan Natives	
中國大陸邊疆民族	58
Minority Peoples of Mainland China	
1. 綜說	58
Introduction	
2. 金山語系民族	58
Altaic Peoples	
3. 南亞語系民族	61
Austroasiatic Peoples	
4. 漢藏語系民族	62
Sino-Tibetan Peoples	
●專題展示 Temporary Exhibitions	
台灣漢人民間宗教	68
Taiwan Folk Religion	
太平洋地區民族學標本收藏展	73
Pacific Peoples	
英文摘要	74
English Text	
謝誌	78
List of Donors	

人類學家的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Guide to
Museum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北・南港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目錄

序言 / 莊英華	5
Preface / Chuang Ying-Chang	
人類學家與他的博物館 / 李亦園	6
Anthropologists and Museum / Li Yih-Yuan	
本館建置沿革	10
Brief Account of Museum	
●常設展示 Permanent Exhibitions	
台灣土著民族	12
Taiwan Native Cultures	
1. 台灣的史前文化	12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aiwan Culture	
2. 南島民族的移居	12
Migration of Austronesian People	
3. 平埔諸族的傳統文化	12
Native Cultures of Plains	
4. 平埔諸族的移徙及漢化	14
Sinicization of Native Peoples	
5. 高山諸族的傳統文化	14
Native Cultures of Mountains	
6. 台灣土著民族的變遷與調適	57
Contemporary Adaptation of Taiwan Natives	
中國大陸邊疆民族	58
Minority Peoples of Mainland China	
1. 綜說	58
Introduction	
2. 金山語系民族	58
Altaic Peoples	
3. 南亞語系民族	61
Austroasiatic Peoples	
4. 漢藏語系民族	62
Sino-Tibetan Peoples	
●專題展示 Temporary Exhibitions	
台灣漢人民間宗教	68
Taiwan Folk Religion	
太平洋地區民族學標本收藏展	73
Pacific Peoples	
英文摘要	74
English Text	
謝誌	78
List of Donors	

序言

從人類學的發展史來看，博物館與人類學有著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自十九世紀末葉近代的人類學研究及其相關的博物館肇端以來，人類學與博物館在互相輔成的情況下，共同成長茁壯，博物館也成了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在歐洲的英、法、德國都有歷史悠久、夙負盛名的人類學博物館，諸如：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法國巴黎的人類博物館以及德國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等；美國早期知名的人類學者，不但創建了多處人類學的博物館同時大多也是博物館的工作者。因此，博物館一直是人類學研究的重鎮，而在人類學的研究機構建立標本室或博物館，也成了人類學最具特色的一項傳統。

在台灣，目前擁有人類學蒐藏的學術機構有四處。其中有兩處為公眾博物館，即台灣省立博物館人類學組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研究組人類學門；一處是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及其所屬標本室；另一處即本所及其附屬博物館。這四個機構保存了有關台灣的人類學標本，同時也是台灣人類學者的薈萃之地，呈現了人類學與博物館相輔相成的特色。

本所博物館設立的宗旨以輔助學術研究為主，在蒐藏方面著重資料的建立及參考使用，同時也設展示室提供研究參考。在長期的發展計劃中，將藉由重點工作的策劃及推行，期望經營本館成為持續的蒐集、保存、研究、展示四種機能健全運作的小型研究博物館。

自民國四十五年創建本所標本室，至今已歷三十餘載，在歷任所長凌純聲、李亦園、文崇一、劉斌雄諸位先生的經營之下，日益成長；在標本室的工作規劃方面，本所設有「標本管理小組」負責擬訂工作方針，歷任的小組召集人劉枝萬、石磊、謝繼昌、胡台麗諸位先生，也都貢獻了他們最大的心力。

英章前亦曾擔任標本小組召集人，負責標本室發展工作的推動，今又忝掌本所，益覺責任深重。本年六月，為謀長遠發展之計，本所決議將標本室改制為博物館，策訂發展計劃，以期長足再進。茲以本書刊行之始，願秉承前人努力之成果，為本所博物館之發展再肇新機。是為序。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

莊英章



人類學家與他的博物館

李亦園

——民國75年6月28日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新館開幕講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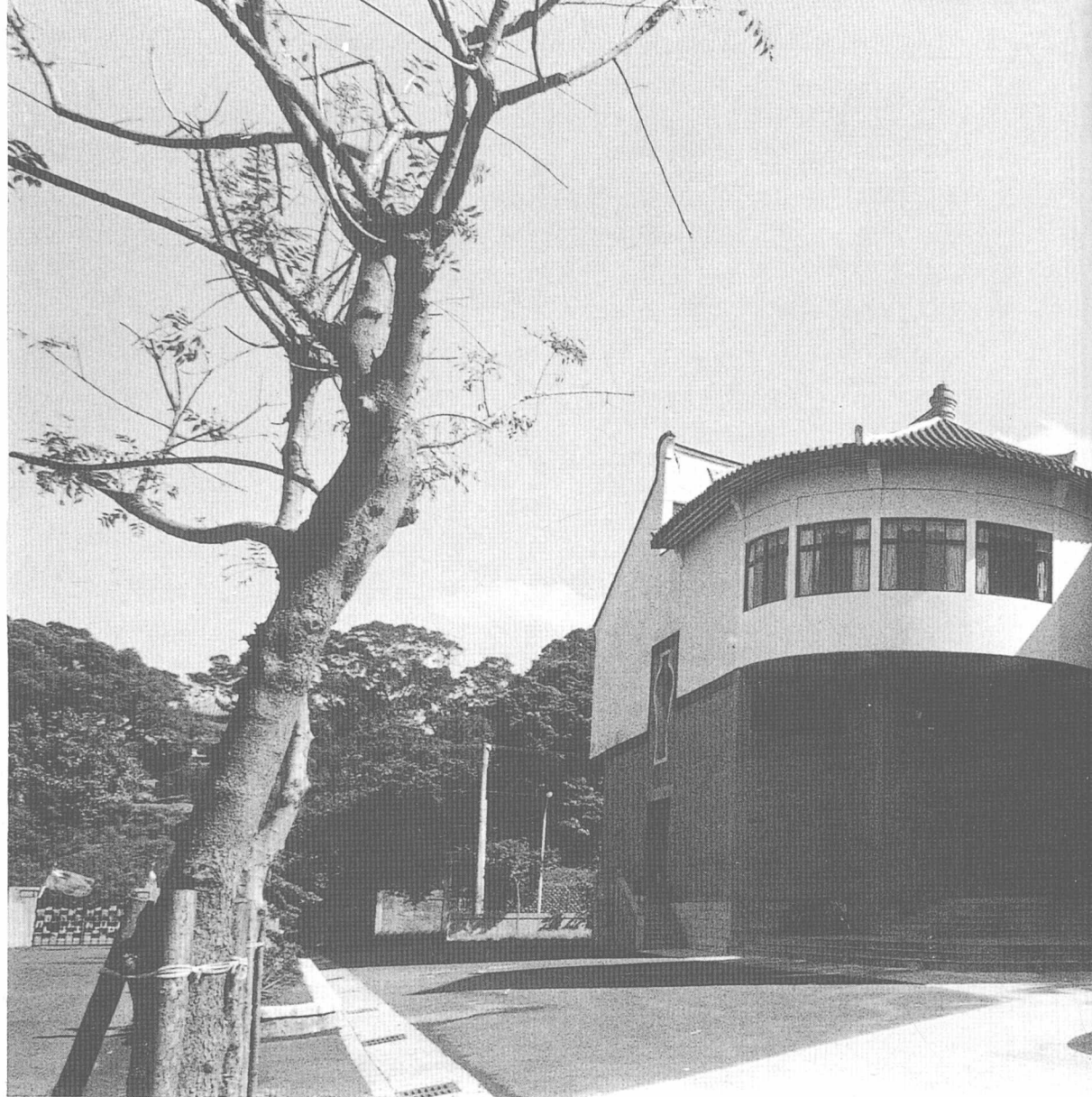
記得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克魯伯(A. R. Kroeber)曾這麼樣的形容人類學家：「人類學家就是一個有博物館的社會科學家」。克魯伯的這句話說的果眞不錯；即以台灣而言，凡遇著人類學家「集散」的地點，皆不免設有一處頗具規模的標本陳列室。在台灣目前有三處人類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以及台灣省立博物館人類學組，都附設有一處由人類學家自行蒐集，有關台灣高山族與其他少數民族標本的陳列室。其中不論任何一處的收藏，所收集標本的數量之多，恐怕是數千倍於該處人類學家的總人口；而其標本室佔地之廣，則又是數十倍於每一位人類學家所擁有的研究室空間。從各方面看來，他們當眞是無愧於克魯伯之所稱了。但是，人類學家何以要蒐集這些標本？又何以要將這些蒐集來的標本珍而重之的設館陳列呢？難道其中當眞是由於「好古成癖」的本性使然？其實，倒也未必如此。身爲一個研究人類文化現象的社會科學家，標本陳列室的有無，並不僅然標識著學科本身與其他社會科學互異的傳統，其背後更隱藏著一套人類學家對文化現象的基本假設與看法。

大致而言，人類學家習慣於將文化分爲兩個部份來看待：一個是可觀察(observable)的部份，另一爲不可觀察(unobservable)的部份。就可觀察的文化而言，人類學家又將它分爲三個部份：物質文化（或稱技術文化）、社羣文化（或稱倫理文化）與精神文化（或稱表達文化）。英國哲學家羅素(B. Russell)曾說：「自古以來，人類面臨了三種敵人，一是自然，一是他人，另一爲自己」。羅素的這句話，在意義上，恰正與以上的三種文化分類遙遙相映。因此，我們不妨可以引申地說：「自古以來，人類爲了克服所面臨的三種敵人，因而創造了文化；爲了克服自然這個敵人，人類創造了物質文化；爲了克服他人這種敵人，人類因而創造了社羣文化；而爲了克服第三種敵人：自己，人類乃創造了精神文化」。所以文化，就這一層的意義而言，實乃是一套適應的方式，一套解決問題，適應環境的共同生活模式。環境有不同的種類，因而衍生出適應的方式（文化）乃有了不同的面相。這就構成了可觀察文化的三個部份。在這三個分類中，物質文化，指的是一個民族適應自然環境的生計方式，可表現在該民族食、衣、住、行各方面，因而也是最爲具體而可見的一部份。在民族學標本室中，有極大部份的標本可屬於這一範疇。舉凡民族的食用器皿、狩獵工具、衣物服飾等無不包攝在這一層次的文化中，亦無不強烈地標示出該民族爲了適應自然環境而產生的一套獨特的生計方式。因此，標本的蒐集與陳列，正適以顯示人類學家對這一部份文化現象的關注與研究興趣。至於社羣文化與精神文化，亦有很多部份可以用標本表達。所謂社羣文化，指的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組織、倫理關係；而精神或表達文化，則指該民族的文學、藝術及宗教。這兩部份的文化，也都是可觀察的，因而也是足可用標本以顯示其成就。例如藝術，各民族的藝術成就明顯地表現在其藝術成品之中；一個民族學的標本室，這類民族藝術成品亦是其收藏大宗之一，這些標本的收藏，不但一方

面豐富了標本室的可看性，同時，更重要的，是表達出人類學家對這一方面文化的關注與研究旨趣。因此，就這一層的意義而言，標本室之存在，已不止是客觀地展示出各民族的文化內容，更是在主觀上表達出人類學家對文化現象的基本看法及其研究旨趣。對人類學家而言，標本不是看的，而是想的。

可觀察的文化分爲三個部份，這三個部份的文化都是可以由標本或多或少表達出來。從這三部份的標本中，常能使我們對於民族的文化表現有更深一層的體認。以台灣高山族而言，在一般印象裏，總以爲他們的文化是低落而簡陋的，至少比諸漢民族是差太多了。究竟高山族的文化是否低落，是否不如我們？在看過民族學標本室的展示後，任何人恐怕都會難以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肯定的答覆了。如果只就可觀察文化中的物質技術文化而言，我們可以確定的說，高山族的技術文化確實是比我們簡單，從一些代表技術文化的標本中，我們不難了解高山族在這一方面的成就確實是較爲遜色的。但是，說高山族在技術文化上之簡單、遜色並不表示他們的文化在各方面都是低落而「原始」的。除開物質文化，可觀察的文化至少包括了兩個部份：社羣文化與精神文化；而台灣高山族在這兩種文化上的成就，即使不能說優於漢民族，至少也是不太遜色的了。以表達文化而言，民族所與人類學系的標本室中，陳列了數十件排灣族木雕藝品，或小至寸許，或大如房高。但不論大小，每一件成品均展現了驚人的藝術成就；其間不論雕工、造形或設計皆達到了相當的成熟與美感。試問，一個能產生這種精美藝品的民族，其文化會是簡單的嗎？再以社羣文化而言，高山族在這一方面的表現，亦不差漢人多少，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值得漢人借鏡呢！例如父子關係，高山族在父子關係上所表現的親密與隨和，常令一些習慣於漢人那拘謹的親子關係之人類學家欽羨不已。他們在社羣文化上的成就，也絕不是「簡單」的。因此，對於台灣高山族，我們最多只能說，他們的物質文化是較爲簡單的，但精神與社羣文化卻絕非如此。他們在這兩方面的文化成就，與任何其他「進步」民族一樣，都是精緻而可觀的。民族學標本室中的展示就是這個論斷最有力的明證。

可觀察的文化是人類學家研究的重點，但是其目標卻不僅於此，人類學家研究文化可真正追求的仍是第二個層次：不可觀察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文化，不再是一些看得到摸得到的具體東西，而只是一個抽象的存在，一套意義與符號的系統。這一層次的文化才是人類學家所真正追求的。從可觀察的一面來看，文化是一套具體的東西，並可分屬不同的領域，彼此並不相互統屬，交互相關。但在不可觀察的層次中，文化是一套共有的意義象徵系統，它存在於人們的腦中，指引著人們的行爲，同時勾連著各個互異的文化領域，形成一套和諧的整體。因此，對於文化現象之了解，不應只是對其中可觀察現象之了解，同時，更重要的，是對其後一套潛在之意義系統的掌握；而亦只有從這個立場來了解可觀察文化的三個領域，才足以真正掌握其存在的意義。且以一個實在的例子來說明。在民族所標本室有關蘭嶼雅美族的展示品中，陳列了十二件大大小小的木盤；它們都是雅美族日常擺盛食物（尤其是魚）的容器；但特別的是，一種魚只能放在一個盤子中，不同的魚不能放在同一種盤中；甚至同一種魚在早上打到與晚上打到也不能放在同一種盤中。爲什麼一種魚只能以一種盤子盛裝？而不



凌純聲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外觀 Institute of Ethnology.

同的魚必須以不同的木盤來裝？這就牽涉到雅美文化中那一套不可觀察的意義系統。雅美族是一個擅長於用觀念來分別宇宙及自然現象的民族，他們各個都是天生的分類學家。當面對了作為他們生活資源重心的海中生物時，這套分類的本領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雅美人對於魚的分類不但精細而且種類繁多，計有一百多種的類別。但其中最值得玩味的卻是，魚的分類常與社會的分類結合在一起。魚，對雅美人而言，固然有深海魚、淺海魚等等之區別；但別出新裁的是，魚也分有老人食用的魚、女人食用的魚與男人食用的魚。對自然界魚類的分類竟滲入了社會中對人的分類，二者至此合而為一，你可以說他們是以魚來分人，但也不妨說是以人來分魚。但情形尚不只於此，警悟一點的讀者，當不難發現前面所說木盤的分類，實際上亦只不過是這個分類系統的一部分；老人魚、男人魚與女人魚既屬不同類別的魚種，則自當以不同類的盤子來盛裝；因此，魚的分類，不但滲入了人的分類，同時也觸及了器物的分類。這三者，作為現實的存在，實屬三種不同的領域，一是自然界，二為社會的人羣分類，另一為



物質器用之分類。但若以雅美文化的分類觀念視之，則這三者亦不過是一套分類系統在不同層面上的表徵符號而已。雅美的木盤，在此，已不僅僅是一種器用的工具，而成為一套分類系統的象徵符號了。對雅美人而言，木盤已不僅是適於用的 (good to use)，同時也是適於想的 (good to think)。

文化，就其深層的意義而言，實際上只是一套意義系統、符號系統。它存於可觀察文化現象之先，而勾連著各個可觀察文化的領域；雅美的木盤，就可觀察文化而言，它只是一種物質工具，代表著一套較為低落的技術文化；但若以不可觀察的文化觀點視之，它就已不再是一種工具，而成為一套分類的符號、一套與任何文明不相軒輊的精巧設計。因此，只有從文化中不可觀察的符號層面來了解，才能掌握民族學標本真正的意義。假如木盤對雅美人而言，不但是適於用的，同時也是適於想的；那麼同理，標本對於人類學家而言，也不僅是適於看的 (good to see)，同時更是適於想的 (good to think)。

本館建置沿革

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於社會科學研究所內成立民族學組。當時，社會科學研究所由蔡故院長元培先生兼任所長，並兼掌民族學組，在此期間展開了中國民族學的研究。民國廿三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人類學組（第四組），民族學之研究乃自社會科學研究所分出，合併於人類學組。民國四十三年，本院遷來南港，始有設立民族學研究所之議；至同年十二月，院務談話會決定設立民族學研究所，以便從事台灣地區的土著民族及中國民族文化史之研究。



民國四十四年排灣族田野調查時攝於屏東來義 Field work with Paiwan tribe in 1955.

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於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七日正式成立，由凌純聲博士為籌備處主任，積極展開工作；一方面購置圖書設備，另一方面遂即展開研究工作。在籌備處期間，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範圍有兩大項：即台灣土著民族的傳統文化，以及研究中國古代民族文化與太平洋土著文化的接觸關係；前者屬實地田野調查的工作，後者則著重文獻資料的比較研究。同年十二月，凌純聲先生率領民族學研究所調查團，成員有李亦園、任先民、李卉等人，共赴屏東來義鄉來義村進行排灣族的研究調查。此為籌備處成立以來所從事的首次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一直延續至次年元月；此行不但蒐集重要的民族學資料，同時採集了大量的民族學標本，是為本館收藏標本之始。

民國四十五年，在凌純聲先生積極擘劃下，創立民族學研究所標本室，以陳列本所蒐集之標本，並提供為學術研究參考。自此之後，配合本所的民族學田野調查，陸續進行標本的採集，台灣土著民族標本漸趨豐富。民國五十二年四月，民族學研究所大樓落成，標本室的空間擴大，於是規模初具。民國五十四年，本所籌備工作結束，四月正式成立民族學研究所，並聘請凌純聲先生出任所長，更致力於標本的蒐集。同年五月，本所向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得中國大陸邊疆民族標本一千餘件，配合本所歷

年蒐集之台灣土著民族標本共同展示，使陳列室的展品更形可觀。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凌純聲先生因腦血管病變與世長辭，為紀念凌先生創所的勞績，特將標本室命名為「凌純聲先生紀念標本室」。

民國七十四年八月，本所遷移新館（凌純聲館），標本室同時展開標本整理及重新規劃展示的工作。自七十五年起至今，先後完成「台灣土著民族」、「中國大陸邊疆民族」兩個常設展示；以及「台灣漢人民間宗教」、「太平洋地區民族學標本收藏展」兩個專



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展示室一景 Museum exhibition.

題展示。此後並計劃配合長期的調查研究及標本蒐藏，進行常設展示的更新及企劃新的專題展示，逐步呈現本所的研究成果。

本館自創建以來，歷三十多年的經營發展，目前為台灣地區人類學標本之重要而豐富的典藏機構之一。為期因應收藏資料之日漸增多及業務推展的需要，以及各種專業人才之吸收，於今年六月將「標本室」改制為「博物館」，積極進行發展計劃的策訂及推行，以呼應本所五年發展計劃，擴大研究成果，並收輔成之效。基於此，本館的具體發展目標有下列數項：

- 一、配合研究調查，持續進行計劃性的標本及視聽資料的蒐集。
- 二、專業化的管理及維護。
- 三、學術化的標本及視聽資料檔案的建立。
- 四、以標本及視聽資料配合支援學術研究。
- 五、規劃展示室為研究參考，並開放為普及教育之需。

期望由發展計劃中，重點工作的策劃及進行，經營本館成為持續的蒐集、保存、研究、展示四種主要機能可以健全運作的小型研究博物館。

台灣土著民族

1. 台灣的史前文化

台灣位於中國東南的大陸棚上，就地質學的觀點而言，是東亞大陸塊的邊緣部份。在最近三百萬年至一萬年前的更新世期間，曾有數次大冰河期，發生全球性的海水面大幅下降，台灣海峽部份乾涸，台灣成為東亞大陸的一部份，與華南以陸地相連。當冰河退卻之時（間冰期），海水面又普遍上昇，台灣即成為海島。因此，更新世的台灣可以說是時為大陸部份時為海島的交替時代。台灣海峽的海底地形，主要為陸上的河谷侵蝕地形，可為海峽曾是陸地之明證。在台灣更新世早期地層中出現的大量華南相哺乳動物群化石，亦可證明這些動物均在更新世冰期中，當台灣與華南陸連時，由大陸來到台灣。更新世的台灣既有華南相哺乳動物群往來，其間也很有可能以狩獵與採集為生的舊石器時代人類，跟隨動物群來到台灣。

民國 57 年，學者在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遺址發現了非常豐富的舊石器時代先陶文化，經命名為「長濱文化」。其年代可能距今約五萬年前持續至五千年前，為台灣更新世晚期舊石器時代文化的代表。民國 60 年始在台南縣左鎮鄉菜寮溪河谷採集的化石中，發現了石化的人類遺骨殘片。其中較早發現的二片頂骨殘片，其年代距今約有二萬年至三萬年，並經命名為「左鎮人」。由年代資料來看，左鎮人大約是與長濱文化同時代的人類。

更新世冰期大約在一萬年前結束，全球進入冰後期的全新世，海水面普遍上昇，台灣成為大陸東南海外的島嶼。台灣的全新世為頻繁的海面升降期，同時為世界上最顯著的全新世地盤運動時代。在一萬年來的全新世期間，台灣約有六次的海進與海退期。在海進期中，台灣的海岸地方，堆積了含海貝的泥砂層和珊瑚礁，西部海岸平原的一部份被海水浸沒，如果有人類居住，即遷至高燥地帶營生。在海退期中，出現廣大的海岸平原供人類居住，從事農耕和狩獵；當時的台灣海峽也較能輕易渡過，提供了周緣地區族群渡海來台的良機。

台灣的新石器時代，出現最早的是「粗繩紋陶文化」或稱「大坌坑文化」。此文化與先陶階段的長濱文化不相連接，而是已有製陶工藝及磨製石器工業相當發達的文化。其年代大約在公元前 4700 年至 3000 年之間。其後的新石器文化，趨於地方化的色彩。流行於台灣西北部的是「圓山文化」；西海岸中部的是「牛罵頭文化」、「營埔文化」、「大邱園文

化」；西海岸南部的是「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東海岸地區包括可能平行發展的「麒麟文化」和「卑南文化」。大約至公元前後，台灣各地因有鐵器等物的導進，先後脫離了石器時代的階段，進入早期的鐵器時代。

2. 南島民族的移居

台灣土著移居台灣的年代及過程，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一般而言，台灣土著諸族可能分為數批，在不同年代，或由華南或由南洋諸島渡海來到台灣。現存的台灣土著語言，經過調查，有三十三種方言，活的有十四種語言，均屬南島語族。南島語族的分佈地遍及太平洋及印度洋各地，其形成及擴散的年代未有定論，有一說是在公元前 9000 年左右形成，另一說是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形成。

十七世紀初葉，台灣在世界性的海洋時代浪潮中，與外界的接觸逐漸頻仍。當時的台灣全島（包括蘭嶼）不論山地或平原都有土著民族居住。根據文獻及民族學調查所得知者，有所謂的「平埔」十族及「高山」九族。前者原居於海岸平原或淺山地區，經歷了三百多年的涵化過程，幾乎完全漢化，此即：凱答格蘭、雷朗、噶瑪蘭、道卡斯、巴則海、拍瀑拉、巴布薩、和安雅、西拉雅、邵十族；後者屢有遷徙，至十九世紀後期居住在中央山地、東海岸及蘭嶼島，雖然與外界有或多或少的接觸，並受到相當的影響，但至台灣光復初期，其傳統文化仍大致存留，此即：泰雅、賽夏、布農、鄒、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九族。

3. 平埔諸族的傳統文化

平埔十族之名稱及其原分佈地（清嘉慶九年以前住地）如下：

1. 凱答格蘭族：分佈於基隆、淡水海岸一帶，有一部份在宜蘭縣境。
2. 雷朗族：居住於台北盆地及其附近。
3. 噶瑪蘭族：居住於宜蘭縣境。
4. 道卡斯族：分佈於新竹、苗栗二縣海岸平地。
5. 巴則海族：分佈於台中縣境。
6. 拍瀑拉族：分佈於台中縣境。
7. 巴布薩族：分佈於彰化縣境。
8. 和安雅族：分佈於嘉義、南投二縣境。
9. 西拉雅族：有三個亞族，居住於台南、高雄、屏東三縣境。
10. 邵族：居住於日月潭附近。

平埔族人大部份居住在肥沃的海岸及平原地區，從事旱田遊耕，農具以簡單的手鋤為主。他們的原始作物是小米，自漢人及荷蘭人傳入犁和鋤，並引入牛馬助耕之後，開始從事水稻耕作。除了農耕之外，他們也從事漁獵活動。狩獵的工具包括：陷機、投鎗和弓箭。狩獵的動物以鹿和山豬最多，所得的鹿皮為十七世紀台灣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捕魚以河溪為主，使用魚網、魚籠或弓箭。

在分工上，農業工作大半由婦女負擔，男子只有到老年以後才幫助田事，而青年男子大部份從事狩獵和漁撈工作。



獵鹿圖(雍正二年刊諸羅縣志番俗十圖之一)
Deer hunting (print 1724).

平埔族大部份為母系社會，在婚姻上為男子入贅於女家，從妻居，為妻家服勞役。在家系繼承上，由女子繼承家產，傳承家系。在母系社會中，其親族組織自然是由女方親屬佔較重要地位；然而在部落組織中，男子似較佔優勢。就文獻所知，若干平埔族群有男子年齡階級組織，作為整個部落事務的核心，而最高年齡組的成員，便成為部落中之長老或領袖，掌理部落行政事務。

平埔族人相信神祇、靈魂、祖靈等超自然力。巫師以女人為多，可以為人消災解禍，或作咒法防止

外敵侵害。族人多篤信鳥占，凡重要行事如打獵出征必先占鳥聲，吉則行，凶則止。部份平埔族往昔亦有獵頭習俗，敵首祭時以敵首示眾，祭告神明並飲宴歌舞，惟此俗很早便隨漢化而歸於絕滅。

平埔諸族的祭典以祖靈祭為主，大致可分三種類型：中部巴則海、和安雅等族的「賽跑型祖靈祭」，西拉雅族的「祭壺」及北部凱答格蘭等族的祖靈祭。其中所謂賽跑型祖靈祭可能是祭祖與成年禮的混合祭儀，而祭壺風俗可能與甕葬舊習有關。

平埔各族普遍行親子連名制，連名的方式是連母名及世代排名兩種。有年齡階級組織的族群，男子到適當年齡均行成年禮。未婚男女擇偶相當自由，如有少男鍾情於某一少女，常趁夜在少女家前吹奏口琴表明心意；少女若有意，則約期相會，互贈禮物定情。婚嫁之事既定，男女兩家互贈禮物，包括有色麻布、頭飾、螺錢、手鐲等。如係入贅方式，則男子由其親戚送至女家成禮，由女家宴請親友；如係出嫁方式，則女子嫁入男家，由男家宴請賓客。

在葬俗方面，部份族群行洗骨葬，有的行室內葬，埋葬死者在其屋內地下；部份族群亦有甕葬習俗。

平埔各族因居住地域之不同，其傳統家屋建築可大致分為三種型式：

1. 平台屋：南部西拉雅、和安雅等族的房屋以高約一公尺的土台為基；在建屋之前，先築土台，然後在四面編以竹牆，並以茅草為頂，茅簷低垂近地面，架梯入室。
2. 箕斗形基地屋：中部群平埔族如巴布薩、巴則海等族之家屋，背山坡築屋，先鏟平基地成箕斗形，後牆在山坡下，前側均以木為壁，上覆茅草，高不盈丈，門戶出入，需俯首而行。
3. 干欄屋：北部凱答格蘭諸族的房屋為典型的印度尼西亞干欄屋，其屋建於衆木樁上，架梯為出入之道。

平埔各族在清治初期是否均能製造陶器，尚未確知，但至少北部各族尚繼續製造陶器。噶瑪蘭所製陶器之形式有大口、鼓身、圓底之罐形器與葫蘆形雙層蒸器等。剝木技術於各族均相當發達，其日用器具如飲食用盤、碗、杯以及蒸煮用具、貯藏用具，均為一整塊木頭剝製而成者。竹工和籐編也甚盛行，竹製器物有酒杯、鹽筒、枕頭等，籐編之用具，多用於貯置和攜帶。平埔各族以善於紡織刺繡著稱，其中尤以巴則海族之織物最為精巧美麗，較之高山族群之織繡，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所用織